

# 第四十期 野外 月刊目錄

火石洲空難紀念碑.....司馬龍.....封面	果洲羣島參考資料(下).....資料室.....23
果洲彩圖特輯.....封底	果洲新發現.....張雨.....26
政府康樂體育事務處	寬紅羣島參考資料.....資料室.....28
賀本刊三週年紀念專函.....容德根.....封面裡	寬紅羣島圖.....資料室.....32
目錄.....3	創刊三週年紀念特稿②
在野論說	金起煥危谷墜崖.....一.....心.....34
野徑新通.....一.....心.....4	香江方輿論著.....黃堃華.....38
香港花木叢談	台灣野外雜誌——洪芳枝來港.....本刊.....46
美麗的野牡丹科植物.....漁夫.....6	野外風光
憶舊遊	大鵬嶼影.....陸尚恒.....48
東北大網邊.....舊侶.....8	寬紅羣島風光彩色圖片.....資料室.....54
創刊三週年紀念特稿①	攀石
郊野公園三年小總結	遊河攀石——南風石場.....康威.....55
一附郊野公園分佈圖.....李君聰.....12	本月份各旅行隊活動程序.....57
寫給野外三週年.....朱維德.....15	政府康樂體育事務處活動介紹.....59
野外營地管理.....李衍坤.....16	本刊八月份交誼活動程序.....60
野外之聲.....本刊.....21	隨筆
野外資料室參考資料	荒野筆談.....野狼.....62
果洲羣島風光(彩色圖片).....司馬龍.....22	

## 野外 雜誌

第四十期(特大號)

40

一九七九年八月一日出版

編輯：野外雜誌編輯部

出版：野外雜誌社

九龍奶路臣街11號遠東發展

旺角大廈十九樓(19字)G座

電話：3-966605 3-960840

發行：同德書報社

九龍旺角砵蘭街269號

電話：3-962751

承印：藍馬柯式印務公司

香港銅鑼灣灣景樓十八樓A2

電話：5-7903443

植字：海洋植字公司

九龍旺角彌敦道687號五樓C座

電話：3-946196

本刊已在香港政府註冊

本刊文字未經同意不得轉載

定價港幣三元

## 香港政府康樂體育事務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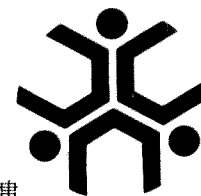
(教育司署)

地址：香港干諾道中111號永安中心11樓

電話：5-458791 內綫241

發文編號：OUR REF.:

收文編號：YOUR REF.:



RECREATION & SPORT SERVICE

(EDUCATION DEPARTMENT)

HONG KONG GOVERNMENT

ADDRESS:

TEL.:

一九七九年七月七日

政府康樂體育事務處  
首席教育官容德根



謹啓

野外月刊

敬啓者：貴雜誌自出版至今，歷年來除倡導野外活動外，更使市民對康樂體育之興趣日益增加。本處所辦之各項活動，均能獲得社會之支持與贊助，殊為難得。欣逢此三週年紀念，特刊此專函，以誌謝忱。並表揚貴處之工作，與各界人士之參與。未來三年，本處將繼續努力，為市民提供更多之康樂體育服務，並加強與各界之合作，共同發展香港之康樂體育事業。此致。

## 野徑新通

在北美洲，「省立公園」也好，「國家公園」也好，我看他們，對於「野徑」，十分重視。野徑，即TRAIL，我喜歡叫它作「野徑」。舉美國加州「友森密蒂國家公園」為例，主要車路二三八哩，而「野徑」竟達七六五哩。讀者不妨以此為例，計一計「黃石公園」的野徑有多少哩，「班芙公園」的野徑有多少哩。

野徑與古道，當然有其分異處，這待以後再談。大抵「古道」是鄉、鎮、村、落、莊、海岸、山心的居民為着漁、樵、牧、畜、耕、耕、讀、通婚、販、貿等而自然走出來的道路，有時也包括人工闢築的石板路，磴道與橋樑。而「野徑」則為康樂的目的，供遊山（或原野）的人散步或遠足而特意闢設，但也包括在荒野山區中不期然而踩出的小道——好了，本來下定義是很困難的，是作繭自縛的，這裏姑作說明為此。

自己常在「長港」一帶來去，也常在「大小塘灘」、「戶洲塘」、「長尾窩」、「苗三石澗」一帶來去，一向驚訝於上述地帶古道姿容之神奇。倘遇知音，必譽之為傑作，其令人之感動如此。

心中常暗想，長港環岸，應有新修的「野徑」，黃竹角，三極灣

野徑嗎，此長港西岸新徑，正如前者一樣，在孤芳自賞中冒出來，對於當局此種「行而不言」的作法，實在值得大鼓掌。

## 應有一天

以黃竹角為例：

自老虎笏起，應築岸邊「野徑」經燈籠洲鳳凰笏直出黃竹角咀。又由黃竹角咀繞走北岸「大紅灣」、「大小塘灘」、「戶洲塘」，而深入「長尾窩」。

上文提到蛋家灣至黃竹角，首段古道尤佳，獨惜多年來無人走動，竟已淪為非「披榛」不能「覓路」的地步，深覺可哀。這裏由戶洲塘至長尾窩，又由「奧長窩」至紅石門，尤其後者，徑姿之曲折，之幽綠，之美，令人感泣。可惜幾乎無人問津，亦因太多不識問津之人。古道野徑瀕于淪亡，其事誠可哀。

凡上所述，應「復修」或「新築」野徑以通之，以驚天下。

此在往灣洲，何莫不然。最主要的要把東灣裏谷整頓一番，包括鹹角咀。東灣裏谷因積水不能洩，全變為沼澤之地，山崖既陡，荊棘叢生，看來形勢美妙之場，竟又淪為討厭之區。此比某些地方陸沉還要心痛。

鹹角咀因海岸岩石不規則，遇水漲則極難過，故非加以人工整頓不可。

前兩周，因事重遊浪茄孤山，忽見「沙咀坳」口有新徑繞走小崗可下萬宜湖東大壩，循路環行，半途可俯瞰全覽浪茄灣。記得昔日此地有古道可通，去年欲重走之，但覺榛莽塞途，迫得放棄。不料此新徑今竟默然而生，又不禁驚奇。

這樣看來，應有一天，可見上述野徑之復闢與新修，當不在遠。

## 鐵板燒

不知怎樣，個人最喜歡的，是在任何一個海島細邊。

前兩周，忽見深水灣靠東省岸邊新建一堤道，跨在岩石之上，平易可通走。不知是「私家」的還是「公眾」的，因無暇加以考察。

當然應該是公用的，沒理由把海岸封為私有。嘗見青山公路十咪

，往灣洲也應當有新修的「野徑」。以「古道」為基礎，賦予新義，這在全港郊野公園建設蓬勃的今天，是有其特別的意義的。

以長港為例：

由蛋家灣至三角灣、黃茅角、深灣仔、狐狸咀、大水坑、大小牛頭灣以至赤徑碼頭。

由赤徑咸田築野徑繞走東心淇半島。不經山上縱走，而一定循海岸邊。路上不妨加建亭臺樓閣，以資點綴，且彰其盛，則乘船遊赤徑海的，忽見海岸盡處，紅欄干在綠蔭中，必起遐思，而引起其步遊之興致必濃。

由東心淇古村至土瓜坪，暫時可用原有古道，但由土瓜坪至大坦碼頭「郊野公園」，則必須新修「野徑」，一新耳目。

由大坦古村出大坦角，全循海岸（即長港西岸）環走大涌灣，細涌灣以至「獅子掌球」，以至攔路坳，又曲折西走海下村（碼頭）。

呀，不說猶可，我于六月初因事至海下，出攔路坳，經「獅子掌球」欲循岸南行環走至大坦角，忽見海下碼頭旁有「徑」新修可繞海邊接走古道至攔路坳，到攔路坳後竟有新修「野徑」通走山半幾可達大涌灣，察其用意，純作康樂用途。不禁大為驚奇。

本欄在較早時候不是談過「山豬打門灘」通往「曝罟灣」的新修

許有腐家之，攔截海岸為私有，生人不得近，為此心痛了廿餘年。但本文現不暇談此。

想起南果洲石門灣畔，就應該有這樣的海傍新路，可以繞走至石室之前。何況此地岩岸皆石牆，鑿道容易，不需築路跨石鼓。

本刊上期七月號為果洲旅遊資料特輯，可恨如此動人的勝地，獨因香港太窮太陋而至今築不起果洲的碼頭。年青人記着，當人們無知地誇說香港如何如何的時候，你切記把果洲的原始狀態包括在內。

如若果洲有碼頭，碼頭又連海傍石棧道至少通達石室。這將是怎樣的一種新局面呢？

然而本節之意非在此。

筆者常說，香港旅行家最易為而永不迷途的是環（任何）島遠足，可是最易為亦即最難為。背誦一千字其實不難，但請問今人之能背誦「千字文」者有何人？

有一次，我選擇大熱天陪一羣朋友實行環走塔門洲，首下龍頸筋，次過弓背灣，再次過「石樓房」角，又過北灣，經賢孫孝子角。當在北灣角的時候，完全無風，海邊潮退至盡，所有涯岸大小石鼓給烈日蒸晒欲起白煙。到得孝子角，我問再南走至媽印角好否，眾皆不欲答。既而別岸上山，不久即有人暈倒，而實在環走只及一半。

這代表什麼呢？

近五六年来，香港行友最傲人的是一種叫作「三尖」、「三荔」、「三大」、「七咀十灣」等長程遠足，然而這都是深冬期間才舉行的。如要測驗「耐力」和「體力能抗度」似應在盛夏加辦「烈日環走南南丫」或至少「烈日環走塔門島」。

如果憑此可以搶盡鏡頭，我希望有人去搶此鏡頭，而不再搶隆冬時節「五大」、「六大」的鏡頭。

筆者最不懂飲食，但聞有一種「鐵板燒」的，大概講鐵板燒牛扒。近見有快餐店標榜鐵板炒粉，鐵板不過是鑊的變相，我看鑊炒粉不會遜于鐵板炒粉？然而不管怎樣，鐵板燒令人有烘燒的恐怖感，塔門「北灣角」正如南丫「圓角頭」一樣，盛夏灼燒的陽光把石鼓，石塊，石板晒得通白，堪稱「石板燒」。人在這樣可資考驗的場所上面躍走，與「鐵板燒」何異。

——心——

# 美麗的野牡丹科植物

·漁父·



肖野牡丹

古人評花云：「蘭為王者香，牡丹乃花之富貴者」。蓋以蘭之清香脫俗，非庸夫俗婦的氣息可比；而牡丹之濃艷華美，確具富貴人家之氣派。故古人之評語，可謂恰當。

野牡丹之所以命名，實以其酷肖牡丹也。然野牡丹百生於山野間，絕未為人所栽培觀賞，豈臥龍鳳雛之流，當其躬耕之時，未為人所賞識歟？惜哉！

## 一、野牡丹 (Melastoma candidum D. Don.)

直立灌木，高達1.5米，多分枝，除嫩枝外，全體有貼伏之鱗片狀毛。葉對生，闊卵形，基部微心形至鈍圓形，先端微尖，全緣，兩面有毛，主脈5條，葉色帶黃褐。



毛稔

花數朵聚生於枝頂，花冠大型，粉紅色，花瓣5片，闊約2厘米，長達3厘米，小蕊10枚，5枚較大，5枚較小，花粉成熟時，在花葯頂端作單孔裂開散出花粉。子房下位，果實肉質，外披伏毛，長約1.5厘米，熟則不規則地開裂，肉帶紫黑色，可食，有解毒消腫收斂止血之效。

野牡丹為野牡丹科 (Melastomataceae) 之代表植物，在港九各地山野之空曠地帶，分佈頗多，花期為5—9月。

## 二、毛稔 (Melastoma sanguineum Sims.)

毛稔高達3米，枝有展開紫黑色的粗長毛，葉橢圓狀披針形，長達4—15厘米，葉上（尤以葉脈）有展開的紫黑色粗長毛。花色紫紅，故與野牡丹甚易區別。甚少生於曠地，多在林邊。

## 三、肖野牡丹 (Melastoma normale D. Don.)

肖野牡丹與毛稔甚相似，但其展開的粗毛稍短，而顏色亦較淺，且花色亦較毛稔淺而較野牡丹深，故三者很易識別。三者之花期相同。肖野牡丹亦甚少生曠地中，多在林緣或溪澗旁，數量較少。

## 四、地稔 (Melastoma dodecandrum Lour.)

匍匐狀灌木，故生草葯又名鋪地錦。莖分枝，下部伏地，長約10—30厘米。葉對生，卵形或橢圓形，長約1—4厘米，闊約1.5—3厘米，下面葉脈生疏伏毛，主脈5，葉色深綠。花1—3朵生於枝頂，淡紫色，花瓣5片，長約1.5—2厘米，小蕊10枚，二型，5枚較長大，5枚較小，花葯頂端孔裂。

地稔喜生酸性土壤，而土壤要常帶潤濕，且每日要有日照數小時之背陰空曠地方較多。



地稔

花期5—10月。全株入葯，有解毒、消腫、去瘀之效。

## 五、金錦香、天香爐 (Osbeckia chinensis L.)

半灌木狀，高達60厘米；莖直立，甚少分枝，四稜形，有粗糙伏毛。葉對生，披針形，長2—4厘米，寬約1厘米，兩面生粗伏毛。頭狀花序頂生，2—10朵，花序柄甚長，故有天香爐，一柱香之稱。花色淡紫或淡紅白色。花瓣4片，小蕊8枚，等大，亦作葯頂端單孔裂開。生空曠山坡上，數量較少。全株入葯。





# 東北太綑邊

之七

舊侶

一九七〇年六月某天

九年前某健行隊舉辦的東北區綑邊長走，是一個新的構思，又以當時的旅行水平來說，亦係一項空前艱難的嘗試。

「東北太綑邊」，內容和一般東北長走不同，後者通常走村路，此次是正式的綑邊，全行程靠海前進，所經之處，險阻崎嶇，沒有真正的道路。

東北這一區，灣極特別多，海岸綫極不規則，其長度根本難以計算，而且，熱天長途跋涉，問題很多，也許烈日當空，須消耗大量飲料，但因時逢端午節，很可能來個陰雨天氣，下幾陣龍舟水，故此雨具必須齊備，夜宿海邊，遮擋用具難免，又得預備兩天的食物，天熱，負重，長途，說明報上提到的「嚴重考驗」決非誇大。

有四十多人參加，包括三個女將。上午九

點多鐘抵鹿頭，十時正式踏上征途，隊伍傍海直奔谷埔，過重的負擔使兩腿動搖，不過後來也就習慣了。從風坑至谷埔，全是崎嶇的石灘，跳躍前進，陽光還不怎樣強，已經晒得滿頭大汗。

到谷埔，急忙整理行裝，便又催促起行，此地以東，荒僻崎嶇更甚，和華界的海岸遙遙相對，一條又長又白的沙，將藍色的海和綠色的山隔成兩半，觀感十分動人，是為大小「梅沙」，但是我們腳下卻是疊亂的石頭，或利如刀刃的岩片，那敢有絲毫大意。岩石有時中斷，攀緣之餘，每感戰戰兢兢，海岸到了極東之處向內彎入，即為「亞公咀」，和對面的企山咀構成了今天碰到的第一個海灣，這種海灣雖然不寬，但是相當深，此時吹的是東南風，走在海灣的北邊，有風迎面吹來，還可以略解酷熱之苦，一到進入灣底，風勢被阻，立即悶熱如蒸，使人透不過氣。

從企山咀外望，靠近亞公咀之外是一座島山，青翠的樹木垂而下，頗覺春氣盎然，其實這時已屬夏天了。平咀以南瀕臨更深的大海灣，遠望屋舍隱約，一條海堤橫過灣底，已經是榕樹澳村。

時已過午，領隊宣佈大休，村口校旁，幾株榕樹成蔭，正好休息進食，可惜風太鄙吝，甚至減不了額上的汗水，抬頭一羣村婦坐在社公旁邊，神態木然，屋宇大半在樹後田外，鬱鬱蒼蒼，似乎是一條不小的村。

休畢過堤，開始本來有點路形，不久亂枝濕草，小徑即告湮沒。海水泊泊的直達腳前，為了避免濕鞋，常常得攀附山旁草木，弄得一

臉的蛛網灰塵，所以有的索性邁步涉渡，踢起一股股的水花，換來一腳污泥。我不敢領教，這裏屬「三角咀」的範圍，若從附近山坳越過，可縮短不少路程，但是領隊不願意放棄綑邊的機曾，於是我們又汗流夾背的前進。

在這種地方，就算一道山咀，也包藏了不少較小的灣，海灣之中，更是灣灣相連，總之灣內有灣，灣外也是灣。自然的巨筆，不知在其間劃出了多少弧綫，委實要考驗行友的意志和耐力，過三角咀而至長排咀，隊伍已經拉得很長，陽光逐漸加強威力，從沙石間反射過來，連空氣也是熱的。幸好不久我們碰到綠洲，在長排咀的某一塊尖角，小片綠草如茵，海風不竭的吹，我們嚐到了最舒服的一刻。

近三時，抵鎖鑰盤，沒有進村，走過長長的海堤，整個人浴在亮得耀眼的炎陽裏，其酷熱的感覺真是難以形容。此時潮水已退，腳下不時露出大片爛灘，鞋陷處小蟹進退星散，污物遍地，無暇顧及，只知道努力向前，希望及早脫出這可怕的境遇。先頭部隊在二十分鐘中連過大稔咀和白角兩道大山咀，然後駛進向海部份岩石蔭下小休，遙望海上大小鴨洲如浮飄欲動，東臨吉澳蒼翠的羣山，近在咫尺，美景怡神，只是看到南邊的「了哥岩」，尚在廣大的海灣外，不禁為之氣餒。

差不多等了半個鐘頭，才見後隊接上來，兩腿享受過度，倒是有點不願意工作了。轉過山咀，迎面大灣渺漠。約四時，抵達灣底的荔枝窩。

踏進這個東北靠海的大村落，一見那連着「協天宮」的祠堂，我們就像餓狗似的一頭撞

過去，不是打算搶甚麼好吃的東西，只不過為了佔個遮陽的位置而已。一坐下來，背脊往牆上一靠，兩腿平伸，真個甚麼都不想要了，天熱負重真使我們嚐到了疲乏的況味。

這裏領隊的計劃有點變更，決定將隊友分為兩組，不願全綑邊的人可以改走村路，由領隊之一帶着前往夜宿地點「海下」，其餘繼續沿海前進，鑒於烈日急行辛苦，打算增加休息時間，將一部份行程改在日落後完成。這本是個好安排，只是摸黑不可避免，好在今天不回家，晚一點到宿處不成問題。

四點半鐘，目送十多位行友從樹叢後轉出去，半小時之後，我們也離開荔枝窩，南行不久，路徑照例失蹤，眼前碰上的是一天最大的一個灣，它彎彎曲曲的一直拉到了「了哥岩」，沿途散下無數色調豐富、奇形怪狀的岩層，雖然造成了更多的麻煩，但也頗能給行色匆匆的人以新奇的感覺。了哥岩是牛池湖村之外的一個大山咀，其中夾着個不小的牛池湖灣，我們剛好辛苦的繞過它的頂部，便看到對面綠蔭間露出紅屋一角，給了人們以層樓似的希望，那裏已經是西流江了。

此時海潮退至極盡，斜陽越過重重疊疊的吊燈籠投在潮退後的海灘上，顯得很是蒼涼。我們終於搖搖擺擺的走上學校的斜坡，隊方叫村人煮粥聊飢，肚裏有了這點東西，精神才比較振作。

這次停留得很久，太陽下山之後才告動身，跟着天色就一點點的暗下來了。四望都是千遍一律的爛灘地，一派寂寞荒涼。八點鐘，我們接觸了三極灣，一條海水由東至西直切入右

邊暗沉沉的羣山，反映着雲縫間的天光，好像是通向一個不知其極的去處。周圍佈滿潮退後的巨石，形狀奇詭，十足像一羣從海裏冒出來的妖魔鬼怪，叫膽小者為之驚悸。

領隊看到這種情形，知道走下去不是辦法，前面還有三極灣中的兩極，還有紅石門一帶離奇曲折的海岸綫，黑夜遠行，深淺莫辨，危險性不言而喻。「上山比較安全，」他說：「我們可以傍橫嶺過去！」於是綑邊告一段落。

三極灣碼頭停下候人，天差不多全黑，行友亮着電筒三三兩兩的趕上來，蚊則在黑暗中向送門的大餐猛撲。這地方接近橫嶺東坡，其實也不太近，朝前望去，可以隱約看到那行長長的山，我們繞過水田，跨過低窪，地勢逐漸升高，視野驟然中突然碰到四個早上分手的人，一摸索前進，沒想到轉眼間路徑便消失得無影無踪，只好揀條草木比較稀疏的山脊走。荒山昏黑，仍覺察到眼下是一個廣大的山窩，抬頭可以遠眺沙頭角成列的燈，在山谷的右邊，幾點燈火，長久的迷惑着我們，以為是另一批失散的行友。左邊的三五盞，也叫我們不能放心，端詳再三，才斷定是固定的燈光。

現在的問題是熱得要命，這種熱，和日間曬太陽不同，是從體內發出來的，四週沒有風，山谷中熱氣沉積，負着沉重的背囊上山，熱看足以使呼吸窒息，體力迅速衰退，隊伍被迫稍停，此地離觀音洞尚有數百尺，那座峯，矗立在微明的天幕前，看得很是清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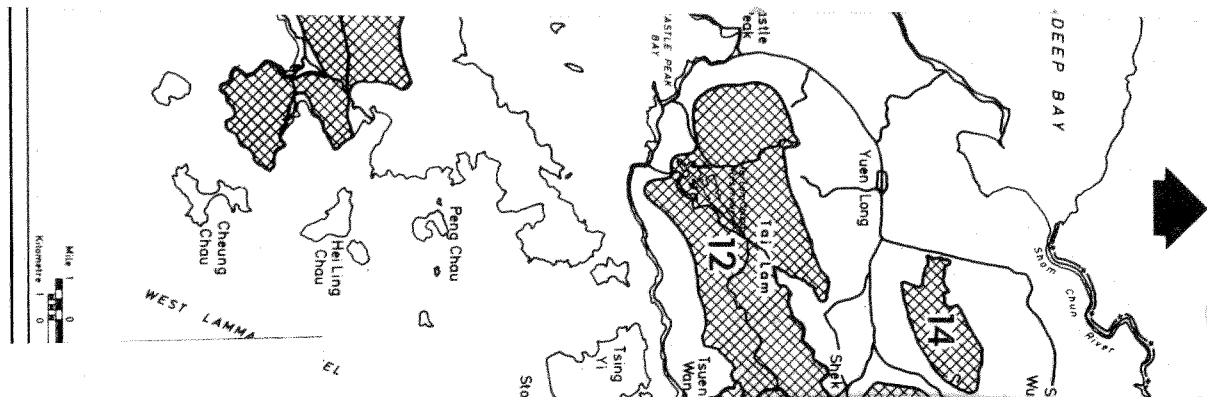
再登，不遠碰到山路，省去上峯的一段。路繞過嶺東，迎面的風一吹，登時精神爽快，知道今晚的困難已屬過去。

# Polytex

保德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 
保德露營用品中心  
Polytex Sports Ltd.  
Polytex Camping Equipment Centre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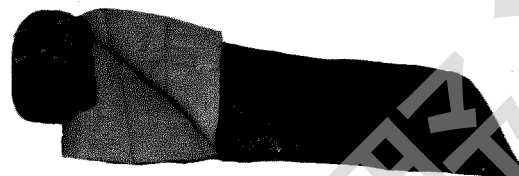
**RUCKSACKS**



**BOOTS**



旅行用品  
露營用品  
營帳、背囊  
絲網印刷  
紀念旗幟  
童軍制服



**SLEEPING BAGS**



最後的一段，碰上密林，使我又懷疑事情是否有變，好在領隊畢竟本領不凡，從亂樹交柯中找出了路，此後形勢了然，山下就是海下村，路勢傾斜落下，忽然高大的樹影間透出亮光，前面的人歡呼聲中，終於到達了目的地。這一夜，我們被安置在村外的石堤，暮天落，兩旁水聲咚咚，遠的地方蟲鳴蛙叫，樹本沉沉，天上有星辰閃爍，空氣裏草木氣息熏然，我盡情體味腿部安詳的感覺，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才沉入夢鄉，其間也許醒過一兩回，堤上寂然，蟲聲的演奏則發展到最高潮，朦朧的睡眼中，發現無數的星星對着我眨眼睛，銀

河成二十度角在頭頂橫過，對我這個初嘗野宿滋味的人，這特異的感受，已足以補償日間的艱辛有餘。以上所述，不過乃我們這二十多個人的行列而言，另外七個全程網邊而至，被譽為「七小福」，一下子被捧為英雄。第二天，則有十五位勇士直出黃竹角，打算完成餘下的路程，這個目標結局也沒有達到，天氣委實太熱，多數人因為昨天的勞累而支持不住，嚴格說來，本次的網邊計劃不算圓滿，但其實單單計算鹿頸至海下這條網邊的歷程，斤兩也就不算輕的了。

當然，按照事物進步的格律，九年過去，甚麼困難的紀錄都已被一再翻新，再長的行程，再驚險的歷程，也都有人創出來了，尤其是黃竹角這條所謂考驗長走路綫，更加五花八門，式式俱備，不過就我的記憶而言，似乎是从九年前那一個大網邊之後，還沒有誰作過第二回同樣性質的公開節目呢！我們這幾個參與其事的人，不論全綫完成，或部份試步者，只要碰面談起，無不認為那確是一件歷久難忘的壯舉，它苦中有樂，波折中有平安，艱苦中有希望，這不正是生活的寫照，人生漫長道路中的一個縮影嗎？